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名家图说史湘云

Mingjiatushuo Shixiangyun

■王昆仑等 著 栖花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名家图说史湘云

Mingjiatushuo Shixiangyun

■王昆仑等 著 栖花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图说史湘云 / 王昆仑等著. 栖霞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39-3081-0

I. 名… II. ①王… ②栖霞… III. 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386 号

名家图说史湘云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著 者 王昆仑等

编 者 栖霞

图片提供 杜春耕等

责任编辑 陶玮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版式设计 肖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3081-0/I·142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本书部分作者联系方式不详, 未能及时通知, 烦请与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名家图说贾宝玉》

《名家图说林黛玉》

《名家图说薛宝钗》

《名家图说史湘云》

《名家图说王熙凤》

《名家图说秦可卿》

《名家图说李纨》

《名家图说妙玉》

《名家图说元迎探惜》

《名家图说六大丫鬟》

丛书策划：陶 玮

责任编辑：陶 玮

版式设计：肖 敏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GONGHEBIGONGZUOSHI

文化艺术出版社
whysbooks@263.net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读《红楼梦》重在深入文本

(代序)

张庆善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

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



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是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卷一 是真名士自风流

红楼女儿之中，人们常常因为薛宝钗的城府深严而不喜欢这个“冷美人”，又往往由于林黛玉的孤高抑郁而不理解这个“病西施”；然而却很少有人不喜欢史湘云。湘云之美，给予人最突出的感受是豪放不羁，英气爽人……或谓“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

史湘云论 王昆仑 / 2

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他

——兼谈文学批评的方法 吕启祥 / 13

是真名士自风流

——史湘云论 薛瑞生 / 28

论史湘云的赤子美 孙爱玲 / 47

卷二 霁月光风耀玉堂

湘云在《红楼梦》中“戏份”不算最多，但仅仅是醉眠芍药裯、芦雪庵割腥啖膾、咬舌子爱厄不分，这几个经典情节就使得她的豪气与率真如此逼真美好令人过目难忘。

霁月光风耀玉堂

——史湘云之“憨”与“豪” 胡文彬 / 60

史湘云形象的反叛荒诞意识 孙虹 / 68

豪兴·隽才·厄运

——谈谈《红楼梦》中的史湘云 吕启祥 / 78

说“憨”论“呆”话人生

——史湘云和香菱的遭际警示录 王志尧 / 84

咬舌子史湘云的语言特点 何士龙 / 95

卷三 幽情欲向嫦娥诉

湘云似乎和宝玉也是青梅竹马，金麒麟出现后，黛玉也曾担心宝玉会与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书中以湘妃指黛玉，然而世人都知湘妃应是两人。真的存在另一个湘妃吗？她是“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史湘云吗？在曹雪芹的设计里，她和宝玉是否真的将有一段情缘？

史湘云论林冠夫 / 110

另一个湘妃的命运：畸零

——从“全部之主唯二玉”看史湘云的悲剧 ...张燕 / 123

《红楼梦》两个“金麒麟”探赜郁永奎 / 147

宝玉湘云不结合论

——兼论湘云的角色地位徐乃为 / 169

卷四 湘江水逝楚云飞

史湘云的谜不多，在前80回，她也并无大起大落的故事，但曹雪芹所谓的“间色法”却使读者得到她的结局的一些线索，对她的结局的推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她是嫁给了卫若兰，还是和宝玉有情缘？或像一些推测所说的守寡、早亡、改嫁、离异、终身未嫁……

释“白首双星”

——关于史湘云的结局朱彤 /184

论史湘云之终身不嫁张良皋 /201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解

——兼论史湘云的结局及其他吴少平 /240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史湘云黄鹤乡 /260

史湘云结局探索梅节 /292

卷一 是真名士自风流

红楼女儿之中，人们常常因为薛宝钗的城府深严而不喜欢这个“冷美人”，又往往由于林黛玉的孤高抑郁而不理解这个“病西施”；然而却很少有人不喜欢史湘云。湘云之美，给予人最突出的感受是豪放不羁，英气爽人……或谓“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

史湘云论

王昆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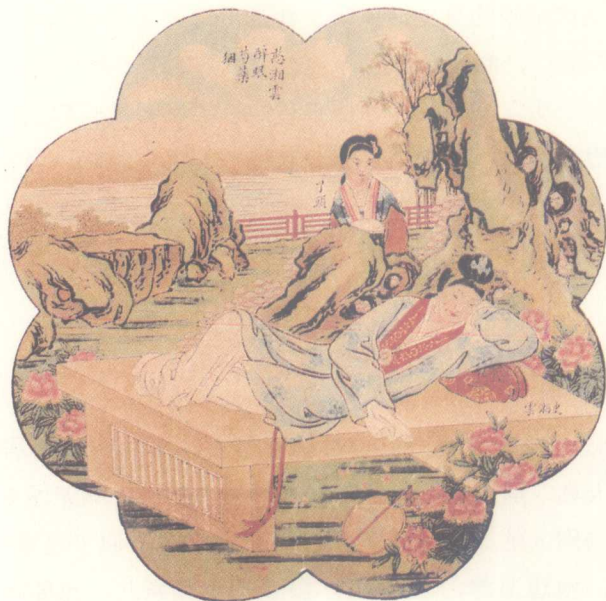
(一)

在旧时代常听见有些《红楼梦》读者说：“我爱史湘云！”这是说黛玉和宝钗各有其不可爱的地方。

有谁不喜欢天真明朗的情调呢？在冻云阴雾低压、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要深深地呼一口气。

大家正在吃酒行令，忽然不见了云姑娘。众人走到山子石后头一看，原来她吃醉了，酣睡在一个石板凳上；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和衣襟上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的一幅美妙的图画啊！大家在芦雪亭赏雪吟诗，独不见了湘云和宝玉，原来他们去商量着吃鹿肉；她自己把那生鹿肉切着，围着火炉烧着吃。宝琴说：“怪肮脏的！”黛玉说：“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亭一大哭！”湘云说——





湘云眠芍 烟画

“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见第49回）

只这几句话就批倒了一切矜持，多么痛快！这姑娘又常爱穿男孩子衣服，打扮成男孩子模样儿。平常谈起话来，高声大笑；吃起酒来，打袖挥拳，毫无顾忌。香菱请教她谈诗，她便满口是杜工部怎样沉郁，韦苏州怎样淡雅，温八叉怎样绮靡，李义山怎样隐僻，说个不了。大观园中有谁是这样粗豪直爽的！她从不睬那些“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的《女四书》，也从不沾染那些高贵小姐矜持扭捏的气习，她是一个不愿受统治阶级礼教穿凿、矫饰的好姑娘。

湘云在大观园诸少女中能发出新鲜美丽不同流俗的光彩，就在于她既天真又热情的性格。湘云听见别人结社吟诗，就抢着参加，对自己的兴趣和才华不加掩饰。吃了别人的酒，就要还席，也不计算自己有钱没有。得到了几个绛石戒指，就专诚分赠给朋友们，也不管别人是否看得重。宝钗坐在宝玉床上拿着蝇帚子替宝玉赶蚊虫，黛玉在窗外叫湘云看，她为了宝钗对自己不错，便不忍加以嘲笑。宝钗没有她真情，黛玉没有她浑厚。

不幸的是这姑娘的身世很孤苦。她是贾母史太君弟兄忠靖侯史鼎的孙女，从小父母双亡，靠着婢娘生活。这史家现在已不是“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时代了，连平日做针线都要湘云自己动手。她的家庭处境很孤零，只有到贾府来才可以获得些友情与温暖。当她家里打发人来接她回去的时候，她只眼泪汪汪地和大家告别，当着家里人又不敢表现得十分委屈；到临行，她私下嘱咐宝玉常提着点老太太，去接她。这多么可怜！

(二)

然而湘云这种浑金璞玉很宝贵的性格正和她所出生所居处的境地不相适应。你天真，别人虚伪。你热情，别人冷酷。你胸无城府，别人善用心机。湘云与别人的亲疏远近只从自己直感出发，似乎是谁表示对我好，谁就是好人。她想请客，宝钗说：“虽然是个顽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不得罪人。”她从来想不到天下还有这么巧妙的办法！宝钗果然向家里去要了几簋现成的螃蟹和几坛子酒来给湘云做面子，这使她又感激、又佩服，她并不了解周围的人事关系是极其曲折的——

袭人道：“你前日送你姐姐们的戒指，我已得到了。”史湘云道：“是谁给你的？”袭人道：“是宝姑娘给我的。”湘云叹道：“我只当林姐姐送你的。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说着，眼圈儿就红了。宝玉道：“罢，罢，罢！不用提起这个话了。”史湘云道：“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袭人在旁“嗤”的一笑，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且别说玩话，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有一双鞋，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道：“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前日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儿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铰了，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

